

记忆中的玫瑰

冯 萍

有一种感情只有在回忆的时候变得珍贵，并不是因为这段感情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增色，而是因为曾经的错过。

有些回忆已经淡忘了，但与之相伴的一些淡淡的温暖的感觉依然保留在记忆中，如同玫瑰的香味，经久不散。

在华沙留学的时候，除了学习国际关系，我还选修了德语课。当时是秋季学期，萧瑟的十一月，秋日的金色慢慢褪去，马上就要迎来华沙冬日的一片茫茫的灰白色，下雨或下雪的日子多了起来，阳光隐匿了。

第一次上德语课，我提前半个小时来到教室。教室门外站着一位波兰男生，我悄悄地打量他，身高一米八左右，一头淡黄色微卷的头发，一双蓝绿色深邃的眼睛，身穿米灰色的毛呢大衣，围着一

条黑白格子的围巾，看起来很文艺，不落俗套。

“你也是学A1水平的德语吗？”他问。

“对！”我笑道，“你呢？”他也是。我们是同班。

上课了。意外的是，这门课用波兰语讲授，而我的波兰语很差。就在我准备打退堂鼓的时候，那位波兰男生毫不犹豫地举起手，说愿意帮助我学德语。

他叫Alex。他提着书包过来坐在我旁边，朝我微微一笑。我留意到他的眼睛无比湛蓝和澄澈，这应该是一双学艺术的眼睛吧？

果然，他是华沙艺术历史系的学生。之后，我们之间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组合。每次上德语课，Alex把教授重点讲的语法、单词翻译给我。在他的帮助下，我提高很快。为了不让Alex说我蠢，我课余时间多用了好几倍的功夫自学德语。Alex为了让我听得更明白些，也要做很多功

课，比如提前把一些生僻的语法词查出来。

他读过很多书。课后，我们会聊一些看过的小说，比如村上春树、简·奥斯丁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，又比如各个流派的画作……我们的交流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有默契。

Alex和其他同学很不一样。我们讨论艺术、哲学、人文，两人都很开心。他的笑容如同淡黄色的阳光一样暖人。在平淡无聊的留学生活中遇到Alex，就如遇到青春偶像剧里的友情，虽然青涩，但是我心中喜滋滋的。

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练习德语的：一开始，他用德语讲话，我用英语回答；后来，我的德语口语逐步提高，就互相用德语讲述最近发生的故事。一次见面时，不知有意还是无意，他低着头说，昨天与女朋友一起看电影了，下课后，女朋友会在门口等他。我听罢微微一怔：“嗯？那下次见了！晚上愉快！”听我这么说，他猛地抬起头来，盯着我的眼睛。我的心被他的眼神惊动了一下，在那双碧蓝澄澈的眼睛里，我看到了无尽的海底漩涡般的不平静，带着深深的忧伤和……某些怨恨。然而这些如同幻觉一般，闪了一下便消失不见，他那双眼睛回归了之前的蓝色，然而我却感到外面似乎飘着一层轻轻的薄雾。

下课了，我有些不自然地和他一起走出教室，看到他女朋友穿着一袭枣红色的呢子大衣等在外面，不安又抵触地迎上了我的眼神。我淡淡地向她问好，这时，Alex再次用深不可测的眼神看了我一眼，我假装不明白，故作平静地微笑着走开了。

然而出了华沙大学那栋古老昏暗的教学楼，见到外面的阳光，还是有一种眩晕的感觉。但我知道我们之间除了友谊，我再也不能

往前迈一步。

直到三月的一个星期天，我火急火燎地赶着公交车，挤上公交后，却碰到了我的那位朋友Ola！她是Alex的同班同学。简单地寒暄后，突然她一脸严肃，意味深长地看着我：“你知道吗，Alex经常和我谈起你，几乎每天都和我说你的事，说你很好，很聪明，非常特别。”

我的心怦怦直跳，脑海里闪过他那双夏日阳光般温暖的眼神，然而那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，我故作平静地说，“谢谢，我非常感激他，他一直在帮我学德语。”

“我知道，不过我很担心Alex，你知道他的女朋友和他已经好几年了……”

这时，公交车到站了。我没有听完Ola的话，就急急忙忙地下车，只听到Ola在后面有些担忧地喊：“再见！不要和Alex说你见过我。”

华沙三月的风还是有些顽固与凛冽，尽管有阳光的日子渐渐多了起来。然而在这个奇怪的季节里，阳光下是春天，阴凉处却是冬天的寒冷。我有些冷热不均，但我知道不会再往前走一步，原因很简单，就是歌词里常唱的那样，“还是不够爱呀！”

我的德语越来越好，不再需要翻译了。由于忙于毕业论文设计，上德语课的次数也少了。到了毕业的时候，大家都只是彼此问好，故事也就戛然而止。最后一节德语课上，Alex失望地看了看我，然后给了我一本书作为分别的礼物。我打开看，是一本德英字典，里面夹着一个明信片，上面画着一株玫瑰。

度，也深深地影响了我。

父亲还教会了我宽容。他说：“与其报复一个人，不如比他更幸福、过得更好。”这句话，我一直铭记在心。当曾经欺负我的人的女儿得了白血病，我毫不犹豫地捐款。我知道，这是父亲教给我的宽容与善良。

如今，每当有人提起我的成就时，我总是会想起父亲的话：“儿子，你已经很好了。”我知道，这一切都离不开父亲的教诲和支持。

漫漫人生路上，父亲如同一盏明灯，照亮我前行的道路。他的教诲、他的品质、他的精神，都将永远伴随着我，成为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。父亲，下辈子我还做您的儿子！

二 姐

李剑红

回娘家看望妈妈时，经常会听到她叨叨二姐又来看她了。

二姐是我姨的女儿，比我大近二十岁，生在农村。她是个家庭妇女，育有二女一男。每年正月，她和姐夫都会骑着车子带儿女们来我家走亲戚。

印象中二姐很抠门。别的亲戚给我们的压岁钱都是五毛，只有她拿出两毛。爸妈款待他们一家之后，还会送给二姐一些旧衣服。她满心欢喜，还曾悄悄告诉她的大姐，没事就多去我家走动走动，没准能收拾回来有用的东西。我清楚地记得那年，我和弟弟在院子里玩，她先是一把拽过弟弟，笑着塞给他两毛钱，准备给我时，她迟疑了一下：“你今年多大了？”“13。”“哦，13岁就是大人了，不能得压岁钱了。”她自言自语转身回屋。看着她的背影，我心里想：“真抠门儿，谁稀罕你的两毛钱。”

小升初的暑期，我和爸妈去过一次二姐家。她热情地留我们吃饭，却没有什麼像样的吃食。就连凉拌黄瓜粉皮，都是二姐跑去邻居家借了两张粉皮，说她家徒四壁也不为过。

就是这样的生活水准，有一次舅舅家办喜事，二姐竟然专门花50块钱烫了个头。那年头，50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。舅舅笑着说：“穷人有穷心，这不是给她舅舅长脸、装门面么。”我有些鄙夷她：打脸充什么胖子？

然而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对二姐有了新的认识。爸妈给哥哥准备婚房，离交房款期限只剩一天了，可还差一万元。正好二姐来串亲戚，得知此事，说：“姨父，你们不用愁。我回去就去银行取钱。”爸妈忙推托说：“不行不行，那是你儿子的救命钱。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。”二姐扯开她的大嗓门：“就这么说定了。”第二天，二姐果然拿来一万元。事后，妈妈告诉我：“多亏了你二姐雪中送炭，那钱可是她儿子出车祸的赔偿款。”她顿了顿，接着说：“也不怪有些人不借给咱家钱。两个人挣死工资，养活你们四个，还赡养着你奶奶。换作谁，也会考虑这钱啥会儿能收回。”

这天，妈妈说要去二姐家转转，我便陪她同去。二姐特意跑出来接我们，没想到下了公交车，还得步行几十分钟才能到她家。

时隔多年再到她家，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。我仔细打量着，独门独院，院里种了一些蔬菜。屋里虽然装饰简单，有的家具还是我家用过的，但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地下铺的砖块擦得锃亮，就连她出过车祸的儿子，精神状态也很好，正坐在轮椅上看手机。二姐从院子里摘了新鲜的蔬菜炒给我们吃。我们边吃边聊。二姐说，姐夫下午才能回来，他兼职打着两份工，趁现在身体还硬朗，想为儿子多攒点钱。

我们临走时，二姐非要给我们带些蔬菜，还有她儿子特意给我妈晒的杏肉，一路跟着把我们送到车上。看着她返回的背影，我不由感叹，难为她这这些年经常来看望妈妈，我们坐车来都这么费周折，以前他们一家几口骑自行车往返，那得有多辛苦呀。

在她的心里，可能亲情更重要吧。



本版图片来源百度网

与父亲共度的时光

王 胜

岁月的长河里，总有那么一些片段，如繁星点点，照亮我人生的夜空。那些与父亲共度的时光，便是其中最璀璨的那颗。

那时，母亲全家信佛吃斋，父亲却不信鬼神。他常说：“世上无鬼神，人死如灯灭。”他的话语，如同一把钥匙，打开了我对世界的新认知。

父亲不仅教我做人，更在生活的点滴中影响着我。初中时，我曾在家中的阳台上，用稚嫩的字迹写下：“滴自己的血，流自己的汗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干，靠人靠天靠祖上，不算是好汉。”父亲是我的第一位读者，他微笑着点头，给予我鼓励。

我步入职场，参加过各种演讲比赛。每当我站在舞台上，面

对着数千观众，心中总会涌起一股自豪。因为我知道，背后有父亲的支持和鼓励。他不仅是我演讲的第一位观众，更是我人生路上的监督员。他的眼神，始终是我前进的动力。

岁月如梭，我考入兵工厂的党委，在宣传部、组织部、党办工作，后又下海经商。每当我在事业上取得一点小成就，父亲总是说：“记住，公家的钱，一分都不能动。”他的话如警钟长鸣，时刻提醒着我，要做一个正直的人。

父亲年轻时是大同市的马拉松冠军。用腿丈量世界的人，心胸自然宽广。他常说：“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，能与言只二三。”他从未抱怨过生活的艰辛，总是以乐观的态度面对一切。这种态